

第二十一章 我會再扎死你的

被突然拉拽到溫熱的懷裡，挽夏呼吸間全是沈滄鈺的氣息，不管她情不情願，霸道的直往她鼻子裡鑽，要勾起兩人曾經親密的記憶。

挽夏知道自己該掙扎，可她除了手抵在他胸膛上，完全沒有要掙扎的舉措。

她呼吸亂了，心神也亂了。

沈滄鈺這時氣息也是紊亂的。手臂圈著的腰身太細、太軟，她還那麼安靜的任他攬著，乖巧得讓他想疼她到骨子裡去，偏也是這過於纖細的身子提醒著他不能輕舉妄動，她才十二歲，還是對男女之情正懵懂的年紀。

「挽挽。」沈滄鈺壓制著直湧上心口的異樣衝動，低喚一聲，聲音沙啞，輕柔。

挽夏聽著從他胸膛震盪出來的聲調，終於動了動身子，抵著他的手肘微微用力。

沈滄鈺卻突然掐著她的腰，將她從側邊直接抱坐到腿上，她站著的時候離他下巴還差一點，現在坐腿上也只是剛到嘴巴。

實在是太嬌小，沈滄鈺不得不把雙腿曲高些，讓她能和自己平視。

挽夏也意識到自己和他的差距，以前就覺得他高大，如今越發明顯，她在他跟前就像是座大山與小土坡，也是這種發現，挽夏索性連抵抗都放棄了。

都跟著出來了，這裡也只有兩人，哪裡還容得她反抗。

「你說吧。」理智回來一些，挽夏冷靜的與他對視，儘管臉上在發燙。

沈滄鈺盯著她看，看她粉面嬌似海棠，看她故作鎮定，看她閃爍的眸子中清晰倒映著自己的面容。

他笑了笑，清冷的眉宇便染了陽光的暖，本就氣質貴雅的男子在這天地間出塵似仙。

「妳不害怕？」他笑著說。

挽夏被他的笑勾得心頭漣漪輕泛，別開了眼暗罵自己沒出息，頓了下才道：「怕啊，怕太子和皇上稟報，因此要牽連我爹爹。」

是為了這個才跟自己出來？沈滄鈺不知該歎氣還是該苦笑，「他不但不會稟報，還會想方設法瞞下來，凌挽夏，妳挺能招惹人的。」

挽夏聞言微怒，她招惹誰了！她又撇過頭看他，「怎麼不說是你們皇家人難纏？」

他聽著她的強詞奪理，很想告訴她，她招的可還不止是他們皇家人，最終只能做罷。他知道她卻不清楚的，是怪不了她。

「妳就只怕這件事？難道就沒有害怕我說的那些話？」

興許是他態度一直很溫和，又仗著他先前說過那些話，挽夏脫口道：「怕啊，我怎麼有個這樣糟糕的皇叔。」

沈滄鈺臉色瞬間就沉了下去。

挽夏卻莫名暗爽，似乎找到了宣洩口，將前世她小心翼翼對他，他不珍惜還利用她的那股恨意都發洩出來。「難道我說錯了？你現在這樣抱著我合規矩禮法？你說的那些話不違人倫？你說喜歡難道能改變沾上你，皇帝就會更忌憚我凌家的事實？我哪裡說錯了？」

「妳沒說錯。」沈滄鈺被她的伶牙俐齒氣得夠嗆，她對他又表露出那種奇怪的恨意。「可我也

沒有預料到妳會被認做義女，我又不是在這之後才對妳上的心。」

他的話使挽夏一怔，旋即紅霞滿面，抖動的長睫下一雙眸子似有水霧縈繞，顯得她雙眼更黑更亮。

她害羞的小女兒姿態看得沈滄鈺心間微動，這樣的反應應該是不討厭他，遂放輕了聲音繼續道：「挽挽，我知道妳擔心什麼，難道妳就不能相信我一次？我會保凌家平安，保妳爹爹平安。」相信他一次？

挽夏直直看向他點漆似的黑眸，那麼的鄭重，那麼的認真，她卻心頭一揪，淚突然就落了下來。

她很少哭，爹爹告訴她，女兒家的眼淚矜貴，而且就算掉淚，難過的事也不會被化解。可她這會卻忍不住酸楚，她前世相信過他的，無比信任……結果卻換來凌家的萬丈深淵。

小姑娘突然落下淚來，一顆接一顆，被陽光照得那麼刺眼，直刺得沈滄鈺呼吸停滯，慌亂不知所措——怎麼好好的，說哭就哭了？

沈滄鈺一時間不知拿她怎麼辦好，他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，他的才學、他面對千軍萬馬都不懼的魄力全都毫無用處，再是冷清性子也急得額頭冒汗，只想止住她的眼淚，叫她別再哭了。

也不知道怎麼的，身隨心動，他就低頭親上了她的眼角，將帶著鹹澀味的淚珠一顆一顆吻去。挽夏在情緒崩潰中僵住了，他溫熱的唇一下一下，似蜻蜓點水般掃過她的眼角、她的臉頰，輕柔又小心翼翼，更似一片羽毛落在她心湖裡，輕輕撩起一圈圈漣漪，叫她為之悸動。

他的呼吸那麼近，糾纏在她呼吸間，又那麼熾熱，彷彿讓她就這樣融化在其中。

挽夏閉了眼，鴉羽般濃密的睫毛也因此沾上了水氣，沈滄鈺正流連在細白臉頰上的唇又尋了過來，輕輕碰觸她的眼瞼。

「挽挽，妳為什麼哭？」

挽夏聽到他囁語般的輕問。

「是我嚇著妳了嗎，不哭了，我道歉可以嗎……」沈滄鈺吻去她閉緊的眼角再透出來的淚花，又再問道。

挽夏不睜眼也不回話，紊亂的呼吸打在沈滄鈺臉上，帶著陣陣馨香。

是她的味道，甜甜的，暖暖的，讓人想沉溺在其中。

沈滄鈺安撫的吻似乎也被那陣香帶得變了味道，他看著近在咫尺的容顏，她的眉、她的眼、她的唇，那些年的孤寂惶然都化作他心頭此時熊熊燃起的烈火。他的吻又順著她細嫩的臉頰往下，流連在她唇角，帶著渴望、帶著小心翼翼的試探，異常輕柔，若即若離……

小姑娘仍緊閉著眼，身子有些發抖，可她沒有退避，連淚也不知何時停住了。

沈滄鈺呼吸便急促起來，有意無意轉而去碰她花瓣般嬌嫩的紅唇，在記不清幾次試探後，他終於顫抖著一顆心要含住她的嫣紅，他想索取讓他魂牽夢縈許久的甜美。

他的唇落下去，卻被她突然側頭抬手的動作隔擋住，染滿情意透著迷離的桃花眼瞬間變得清明，他凝視她，她卻一直偏著頭不去看他，讓人猜不透她想著什麼。

沈滄鈺壓住方才的意亂情迷，輕輕在她指尖啄了一口，退了開來。

挽夏被燙著似的把手也縮了回去。「七皇叔。」她終於回過頭來，眼裡還有著未散的水氣，臉上的笑容卻似夏日陽光燦爛。

沈滄鈺被她的稱呼喚得眉心一跳，眸光幽暗看著她。

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是不能去相信你，我不能拿我爹爹與凌家賭一場，我輸不起。」

前世，她遭遇過天家無情，即便是他，她的枕邊人，都是極為審時度勢、把握一切契機的皇家人。為此，她給了他一刀，為爹爹的死、為凌家的覆滅報仇。

她又還了他一條命，想著從此情恨兩消，哪知她又活了過來，還帶著一絲絲對他未減的情愫。可就算她今生對他恨不起來，甚至還喜歡他，她也不能再讓家人因她重蹈覆轍。

沈滄鈺心頭不好的預感果然順著她的話應驗了——她不接受他。

「妳不是不能，是不敢，妳不相信我有保全凌家的能力。」沈滄鈺目光沉沉。

挽夏依舊朝他笑，「對啊，我就是不敢，你離我們凌家人遠一點，我們凌家就能好好的。」

她的笑刺得他雙目發疼，他深吸一口氣，「妳以為經過今日太子這事，我遠離凌家或妳避開我就可以了嗎？」

「嗯，或許不可以。」小姑娘冷靜的點點頭，「太子總會登基成為皇帝，他會因此懷恨在心，殺了你，或者殺了我，甚至降罪到我爹爹身上。但太子要的不過是我，如若我要解決這些危機，嫁給太子就好了。」

沈滄鈺險些沒被她這理論氣吐血，他咬牙，聲音冷得似臘月寒冬的風，「妳可真是為了凌家連自己都能犧牲，妳以為嫁給太子就能了事？皇帝認了妳做義女，妳以為他知道太子對妳有這樣的心思，會讓妳嫁進宮？」

「那更好，有皇上阻攔，皇上一日在位太子就不敢娶我，那我在這之前找個家世相當的重臣之後嫁了就是。世家聯姻，皇上也好，太子也好，都不敢輕易妄動，而且還讓皇上放心，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」

挽夏說著推開他，跳到地上，太陽在她身後，逆光下她神采飛揚，彷彿對她言語間的事情異常憧憬。

沈滄鈺的神色冷到不能再冷。她當著他的面，先說要嫁給太子，再說嫁給別的男人，她寧可把自己託付給別人也不信任他。

為什麼？

難道天下還有哪家勳貴能貴得過他這個親王，貴得過他這往後會君臨天下的帝王？

沈滄鈺兩輩子加起來都沒有那麼生氣過，他霍地站了起來，居高臨下逼近她，「凌挽夏，這輩子都不會有他人敢娶妳，妳也別想嫁給別人逃避我！」

挽夏立在原地，不懼他的氣勢，抬手將髮間的金簪摘了下來，涼涼笑著朝向他，「好啊，那我把你扎死算了，再給皇上邀功，他會很開心吧。」

「凌挽夏，不要開這種玩笑！」他氣得連手都在發抖，一把就奪了她的髮簪。

她卻異常平靜的看著他，「沈滄鈺，你威逼我，我真的會再扎死你的。」

哪怕你現在喜歡我了。

與她對視的沈滄鈺瞳孔猛地就瑟縮一下——她會再扎死他，再？！

燒得正旺的火堆發出劈啪的聲響，挽夏抱膝而坐，手裡拿著截樹枝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打著火苗。

剛才的沈滄鈺有些嚇人，冷淡清朗的面容上是她從未見過的神色，她形容不出來，似怒非怒，被他盯著看時就像有一股寒意滲入四肢再透入骨縫，冷得她由心底開始發顫。

他盯了她一會，轉身便走。

她以為他氣得要丟下她，卻見他沒有騎馬，而是往樹林去，很快又折回來，手裡多了幾個果子和枯枝，然後一言不發點了火堆，就去了小溪邊。

挽夏側頭去看飛瀉而下的瀑布，濺起的水霧在陽光折射下形成一道彩虹，如夢似幻，可她卻無心賞景，瞥了兩眼，視線便移到那立在溪邊的男子。

澄清的溪流倒映著他修長的身影，他手裡握著長劍，似乎靜立了很久。

挽夏歪頭枕在胳膊上，她說了那些話後他就一直沉默著，是被她氣著了？

她本意是要拒絕，若是氣著了，自此不糾纏了也好，偏他的表現又不太符合，她被他鬧迷糊了。

挽夏疑惑著，就那麼歪著頭看遠處的身影，陽光照在她身上暖暖的，身旁火苗微閃，時而發出輕響，四周有鳥兒啼鳴的聲音，如若沒有那些遭心事，倒是難得寧靜的美好時刻。

她閉上了眼，方才坐在他腿上親密的一幕幕卻浮現在腦海裡，心跳止不住就變得急促。

此時，溪邊突然響起略大的水聲，她睜眼，就看到那清貴男子手中的劍上多了條不斷掙扎的魚，還挺肥的。

挽夏看了幾眼，收起好奇心，又繼續閉眼。

過了一會，有腳步聲靠近，她想，相視無言，還是閉著眼吧。

陽光照得她全身暖洋洋的，雖起了睏意，可她覺得自己不會睡過去的，然而睜開眼時發現自己連什麼時候睡著，且靠到了沈滄鈺肩膀上都全然不知。

她動了動身子往邊上挪，離他遠了一些，他只側頭涼涼看她一眼，旋即長臂一伸將她又拉回了身邊。

挽夏仰著頭，擰緊了眉喊他，「七皇叔。」明明兩人話已說到那分上了，這還是不放棄的意思？

「閉嘴。」沈滄鈺清冷似冬日溪流的聲音響起。

她清楚的看到他額間有什麼跳動了一下，好像很生氣。挽夏抿了抿唇，一雙杏眸緊緊盯著他。

沈滄鈺無視她的目光，將烤好的魚撕了一塊下來，遞到她面前。

生氣還給她吃的？挽夏眨眼，像是發現了不得了的事情，這是沒有生氣吧。

她猶豫著要不要吃，又抬頭看了看天，太陽有些斜，她從早上到現在只吃了兩塊棗泥糕，是有些餓，有吃的還是別彆扭了。

她伸手去接，沈滄鈺卻移開手。

抓了個空的挽夏雙眼愣愣看著離自己遠了些的魚肉，覺得沈滄鈺這人莫名其妙。

可他又不動了，手就伸在那，就是等著她的樣子。

被肉香誘得蠢蠢欲動的肚子咕嚕一聲，聲音不大，剛剛好兩人都能聽見，挽夏一張小臉霎時通紅，她從來沒有這麼尷尬過！

沈滄鈺又側頭看她一眼，把魚肉直接遞到她唇邊，挽夏紅著臉往後躲，他的聲音傳了過來——「換另外一個方式餵妳？」

另外一個方式？她雙眼就盯上了他的唇，懂了他所說的方式，再不躲閃張嘴咬下一口。

看來沈滄鈺被她氣得真壞掉了。

挽夏無聲腹誹，讓人唇齒留香的魚肉叫她一口接一口，就那麼就著他的手吃個精光。等到她再想起去看他時，發現那一大條魚缺了三分之二，似乎都是她吃的？他好像沒有動一口。

「我吃好了。」小姑娘細細的說。

沈滄鈺沒有說話，也沒有看她，慢條斯理開始吃東西。

挽夏暗暗打量他的表情，其實沒有表情，整個人清冷似孤峰，讓人望而生畏靠近不得。她有些心驚的收回視線，又抱著雙膝坐成一團。

沉默的氣氛有些壓抑，沈滄鈺吃完剩餘的烤魚又去河邊淨手，回來的時候遞了挽夏先前看到的果子給她。

吸取剛才的經驗，挽夏利索接過小口小口咬著，沒想到其貌不揚的野果很清甜，而且沈滄鈺這養尊處優的親王居然會烤魚，還會尋好吃的果子，實在難以想像。

沈滄鈺在挽夏吃果子的時候已經整理好馬鞍，將長劍收好便翻身上馬，扯著韁繩來到她面前。眼前的陽光被馬背上的男子遮擋，挽夏起身理了理斗篷，將兜帽罩上靜靜立在馬前。

下一刻，她身子一輕被他抱上馬，可她立即發現了不對——他把她橫掛在馬背上，一手按著她的背使她動彈不行，身子就像懸空趴在那。

挽夏驚恐的看他，心想他不會氣得就這樣一路把她扛回京吧？

還未待她搞清楚他的意圖，沈滄鈺已抬起左手，重重朝她翹著的臀部扇了下去。

啪啪兩記聲響伴著疼痛傳到挽夏耳中與身上，挽夏反應過來被打屁股時，人又被他提了起來抱在胸前坐好了。

挽夏臀部火辣辣的，臉也火辣辣的，揪著他的斗篷愣怔。她作夢也想不到沈滄鈺會打她，打得還是那樣的地方，他把她當什麼了？真的當晚輩來教訓嗎？

挽夏委屈間心底也開始慢慢積蓄起怒氣，她猛然就伸手去推他，可他紋絲不動，就那樣穩穩坐在馬背上。

沈滄鈺低下頭看她，見著她通紅的小臉，發紅的眼眶，清冷的目光有一瞬軟化，不過也只是一瞬，他眼神又恢復如常，他教訓得算輕了。

「凌挽夏，別再激怒我。除非妳現在能往我心頭扎一刀，一刀斃命，否則妳就只能是我的人！」

沈滄鈺聲音低沉，怒意洶湧。

言畢，他不再看她是怎麼個委屈可憐的模樣，一勒韁繩策馬回京。

她應該是和他一樣重活一世的，難怪她總對他表現出一股恨意。

他一直覺得這世有些事情變得太過奇怪，凌昊那樣耿直的人怎麼會突然開竅，原來這一切都

是她在後面出謀劃策，然後還成為了他的皇侄女，收李靳修的禮物，甚至想嫁給別人來避開他，她簡直大膽！

沈滄鈺回想著一幕幕，胸腔內就似有團火在燒，若非他向來自制力良好，說不定他真會做出什麼糟心事來！

他的妻子再活一世居然想著嫁別人，若不是她先前情緒太過激動說話暴露了，她是想瞞他一世！前世她就已經不給他解釋的機會，今世依然如此，就連贈她龍佩，都沒能改變她固執的想法，她明明清楚那龍佩的意義！

沈滄鈺緊緊勒著韁繩，每回想到一些，臉上的神情便沉一分。他倒看看她這固執的性子，骨子裡那點桀驁不馴能蠻橫到什麼時候，她和他耍心眼，那他就奉陪著。

馬兒在主人操控下用勁力氣的在跑，沈滄鈺渾身怒氣與冷意，挽夏感受得很清楚，他那決絕的話更是叫她惶然不安，好像兩世加起來，他首次用這樣的態度對待自己，強硬得不留一絲餘地。

馬速很快，顛簸得厲害，挽夏的神思總是聚攏不起來。有好幾次還坐不穩往下滑，嚇得她用力扒著他手臂，等她實在顛顛巍巍要支撐不住了，他才把她撈起來，然後再策馬疾馳。她心裡明白，他這樣的舉動也有著懲罰她的意思，就和剛才打她一樣。

估計真是被她氣瘋了，可是他也太不禁氣了，她不過只是威脅了一句。

在沈滄鈺特意的對待下，挽夏只求自己不過於狼狽，就那麼一路受著要掉下馬的驚嚇回了京。沈滄鈺帶著她回到原先的巷子，抱她下馬後直接將她塞進了馬車，然後人也跟著上去。他一把就扯開了她的斗篷，從腰間抽出把匕首，匡噹一聲丟到她面前。

挽夏被顛得難受，再被他這一連串的動作搞得懵了。

他卻還不夠，見她沒有動作，直接把出鞘的匕首塞進她手裡，然後匕尖就抵在自己胸口。

「妳刺下去，我死了，就放過妳，不然妳一輩子都別想避開我。」

挽夏手一哆嗦，險些連匕首都沒拿住，可她也有些忍受不了了，抬起被風吹得通紅的眼睛看他，「你以為我不敢？！」

沈滄鈺亦冷冷的盯著她，「我知道妳敢，所以給妳一次機會。」

那匕尖又被他抵前一分，已經刺破他的外裳，挽夏的手卻抖得更厲害了，前世她因父親的死而憤怒的那幕也出現在腦海中，一張本就蒼白的臉更沒有血色。

沈滄鈺依舊盯著她，「我說絕不會讓凌家陷入危難，妳不信，那妳還猶豫什麼？既然妳不相信，妳還猶豫什麼，這是妳最好下手的機會，刺下去，妳就擺脫我了。」

沈滄鈺最後兩句話不斷在挽夏腦海裡徘徊，她的手越抖越厲害，眼中有著奇怪的光，她甚至想著——是啊，只要她刺下去，他就不糾纏她了。

可是……她刺不下去！

挽夏猛然一掙，甩開他的手，匕首也隨著動作被她丟得遠遠的。

她將臉埋入手掌中，肩膀輕顫著，淚水從她指縫中滲了出來……她下不了手，她對他還是心動的，她下不了手！

看著小小的人兒掩面無聲哭泣，沈滄鈺重重的呼吸著，伸手將她攬入懷裡。

他不想這樣逼她的，可是不逼她，她這樣的性子能認清心底的想法嗎？

沈滄鈺擁著她，輕輕拍她的背，「挽挽，妳就相信我一回不行嗎，連命都交給妳兩回了，妳還不能相信我嗎？我從來都沒有想利用凌家。」

懷裡的人哭得一聳一聳的，久久都沒有回答他的話，沈滄鈺歎氣一聲，知道自己這劑猛藥還是未完全見效，他沉默著繼續輕拍她的背，她無聲抽泣好一會，終於又冷靜了下來。

「有一句話叫伯仁因我而死……」挽夏啞著嗓子，紅腫的雙眼黯淡無光。「你就算不利用凌家，凌家也會因你而亡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」

小姑娘抽抽搭搭說的話，沈滄鈺心中早有預料，她心中這個結繫得太死，不然他給龍佩時她就該釋懷的。前世凌昊的死對她衝擊實在太大，他也不能否認凌昊的死和他毫無牽扯。

沈滄鈺氣她固執，又無可奈何，從她的角度出發，她選擇這種立場在情理之中。他取了帕子給她擦臉，「那我們就這樣繼續耗著，總會叫妳知道我能保住凌家。」

給她擦乾淨臉，沈滄鈺轉身就出了馬車，在戚安和一眾侍衛的簇擁下策馬離開。

他想過坦白自己也是重生的，可如今看來這根本不起作用。

她心中的結除了對他的誤會，還有對皇帝的畏懼，那種畏懼超越了她對自己的感情。坦白了，知道他接下來要做什麼，估計她會躲得更遠，甚至會告訴還不知情的凌昊，拉上凌昊一起避開他。

凌昊離京前還和顏悅色與他說勞煩照顧，如若被那耿直又護短的凌昊知道前世種種，估計他這輩子都別想再靠近小姑娘，那可是比小姑娘難纏一百倍的男人！

先這樣吧，只要知道她心中還有著他就夠了。

他就那麼纏著她，讓她在他眼皮底下，看她怎麼再招惹別人來躲避他！

第二十二章 為佳人費心思量

晨光熹微，挽夏依著習慣醒來，盯著帳頂好半晌，她才伸手揉揉微脹的太陽穴。

昨天哭了兩場，回府後用冷水敷了臉也不管用，到了晚上眼睛就紅腫起來，連帶著頭疼，也好在是用過飯回房後才變得明顯，不然叫她娘親兄長們看了還得惹出許多是非。

沈滄鈺……怎麼就那麼讓人頭疼。

挽夏揉著頭起身，臀部在摩擦間還傳來微痛，讓她倒吸一口氣直漲紅臉。他還真是下了狠手，害得她昨晚沐浴都不敢讓人在身邊伺候。

外邊候著的桃香梨香聽到動靜立即上前，有些奇怪地看著自家小姐小心翼翼挪動身子。

顧嬪嬪已經在指揮著下人拾掇最後一批物什，用過早飯就該出發去北平。

換了身輕便的裝扮，挽夏也沒有再練箭，帶著丫鬟婆子到正院尋蘇氏。

蘇氏那也是一片忙亂，跟她說了幾句話便顧不上了她。

挽夏立在如意菱花紋榻扇前，側頭看沾著朝露的紫薇花出神，凌景麒兩兄弟這時來了，身後還跟著隻貓兒。

那大花貓就是前幾日與凌景燁打了一場的那隻，自那日挽夏餵過牠後就比較常出現在凌景麒的院子，見到他出院子還會跟在後邊。

挽夏見了牠幾次都會餵吃的，這隻對別人依舊傲氣的貓兒便和她親近一些，這會牠見著挽夏，喵了兩聲便跑上前去蹭著她的繡花鞋。

凌景燁看得額頭青筋直跳，這臭貓簡直太難纏，天天盯上他妹妹。

溫軟的小傢伙主動纏自己，挽夏蹲下身將牠抱了起來，看著離自己五步遠的二哥，「要不二哥還是再尋個郎中看看，總這樣也不是辦法。」

凌景燁瞪著大花貓，「把牠扔了就好，難不成妳真要帶著牠到北平去？」這貓總黏著兄長與妹妹，兩人居然商量著要帶走。

挽夏點點頭，這貓兒挺乖的，又不麻煩。

見凌景燁頭皮發緊，如臨大敵，凌景麒好笑的道：「還是看能不能尋個專治這種病症的郎中吧，若你這弱點被人知曉，也夠麻煩的。」

凌景燁臉更黑了，上回就是因為這些小東西輸給了個廢物。

蘇氏吩咐好事出來一看，兄妹三人都站在外邊，忙喊了進屋讓坐下用早飯，飯畢再一同去了福康院看凌老太太那邊準備的如何。

才出了正房院子，管事跑得滿額是汗過來，朝幾人行禮後看向挽夏道：「郡主，璟王車駕在外邊，說等著我們一同出發。」

挽夏的心咯噔一下，想起昨天她被打屁股然後又在馬車上被逼著行凶的事，臉色變得古怪而不自在，被打的傷處彷彿又傳來那種火辣辣的感覺。

「怎麼璟王這會過來了？還以為會在城門見。」蘇氏推了推女兒，「挽挽，妳先去招待著吧，府裡如今也亂糟糟的，可別衝撞了貴人。」

挽夏還想著怎麼躲，她娘親倒是先把她給推出去了。不敢露出異樣，她只能悶悶嗯了一聲。

蘇氏又低聲附在她耳邊道：「妳院子的事情我會幫妳處理好，而且有顧嬪嬪在，好好的別再給人甩臉。」

如果您知道那人打了您女兒屁股，還對您女兒圖謀不軌，您還讓我好好招待嗎？

挽夏看著蘇氏，嘴巴囁嚅，最終什麼也沒敢說，抱著貓走了。

沈滄鈺儀駕停在外院影壁處，挽夏遠遠便看見朱蓋馬車裡的男子。一位內侍打扮的人恭敬立在車窗邊，撩著簾子，晨曦灑在車窗處，將他清俊的眉眼映襯得特別柔和。

她緩步走上前，隔著窗了朝他行禮，「溫嫺見過七皇叔。」

方才她還覺得眉眼柔和的男子涼涼看她一眼，還是和昨日生氣時的樣子一樣。

「上來。」

挽夏抿唇，踩著腳凳上了馬車，坐在他構不到的地方。

沈滄鈺面無表情看著她小心翼翼挨著軟墊坐下，視線掠過她懷裡抱著的大花貓，閉了眼沒有

說話。

昨天他氣急，下手也失了分寸，估計小姑娘那嬌嫩的臀部還腫著，她又是那麼要強的性子，肯定沒敢叫人知道。他怎麼就氣得打了她那裡，她也真行，能把他氣得險些連理智都沒有了。沈滄鈺壓下要把她按住上藥的衝動，閉著眼心中有些煩亂。

沉默的馬車內氣氛很壓抑，挽夏上車後，外邊的內侍就將簾子放下，光線也變得昏暗，她覺得時間過得特別慢，只能無聊的一下一下用手指給貓梳理毛髮。

也不知乾坐了很久，外邊終於傳來動靜，凌家眾人都趕到了前院。

挽夏站起來想離開，卻被沈滄鈺拉住了。

明明就離他很遠的，可他動作快到她才露個端倪就趕了上來。

「坐下，哪兒也不用去，一會叫妳的丫鬟將妳慣用的東西放到車上來。」

沈滄鈺終於開口，挽夏卻寧可他說話。這算什麼，料準了她不敢傷他，用無賴手段？

「七皇叔，男女有別。」她忍了忍氣，冷聲道。

「七皇叔」叫得真順口，聽得真刺耳。沈滄鈺輕輕扣著她的手腕，壓下心間夾著澀意的惱怒，臉上神色是平常的風輕雲淡，「長輩與晚輩間沒有這些規矩。」

一句話就將挽夏再多的理由都堵住了，她氣得難受，想到打蛇隨棍上這句話，眼下不就是在說沈滄鈺嗎？

外邊已傳來凌家眾人行禮的聲音，沈滄鈺就這麼扣著她的手腕去撩窗簾，挽夏心頭一驚，忙再坐下，怕被看到兩人間這說不清的舉動。

在她乖乖坐下那瞬，沈滄鈺清冷的桃花眼中光芒一閃而過，似被風吹過的湖面，輕輕蕩漾了一圈漣漪便又了無痕跡。

「老太太與凌夫人不必多禮，路途遙遠，出門在外，一切繁文縟節能免便免。如若打點妥當，就該啟程了。」

「勞王爺久等，一切都已妥當。」

凌老太太忙笑著回話，她身邊的凌挽靜一雙鳳眼正不停往馬車裡看，可惜沈滄鈺不過一句話便將簾子又放了下來，隔擋了所有視線。

蘇氏立在影壁前還不見女兒下車，心中奇怪，凌景麒兄弟也伸著脖子在那等。

挽夏見沈滄鈺將簾子放下，心間又一緊，可他還扣著她的手腕。

「七皇叔，你總該讓我和我娘親解釋兩句吧，不然她要擔心的。」挽夏儘量心平氣和與他商量。

沈滄鈺說：「妳解釋便是。」手卻還沒有放。

挽夏咬了咬牙，這要她怎麼去解釋，他是怕放開後她下了車就再不回來了吧？雖然她也有這樣的打算……軟的不行，她索性不忍了，將大花貓推到一邊，伸手就去拔頭上的簪子，她真的一簪刺穿他算了！

可是一摸才想起自己今天梳的是雙丫髻，除了緞帶，根本沒有簪子。

一把沒有鞘的匕首就遞到她眼前，光可鑒人的匕刃倒映出他靠近的側臉。

「給妳，這比較省勁。」他貼近著她耳朵道。

熱熱的呼吸灑在耳垂與頸脖間，挽夏被男子熾熱的氣息燙得打了個激靈，雪白肌膚泛起惹人喜歡的粉色。

沈滄鈺看著，眸光漸深，見挽夏忙將臉側到一邊，卻更露出一大片瑩白雪肌，誘得人想一品那細滑。他退了開來，調整微亂的呼吸，視線移到別處，手也鬆開了。「去吧，躲也不會有用。」挽夏忙不迭的站起來鑽出馬車，連她抱來的貓都不要了，那模樣在沈滄鈺眼中便是落荒而逃。他盯著很隨遇而安繼續趴地毯上的貓，突然笑出聲，又輕又緩，似林間淌過的溪水那樣輕快。治小姑娘這種軟硬不吃的性子，就得要比她更狠。

小小的身影終於從馬車上下來，蘇氏鬆一口氣，可在看清女兒眼中有些慌亂，臉上也紅紅的，又一顆心提起來——這個樣子……難道女兒又尋人吵架了？

凌景燁見妹妹沒有抱著貓，嚴肅的表情終於鬆動，由離她五步遠轉而到了三步。

「娘，我們出發吧，省得耽擱行程到不了落腳的驛站。」挽夏被她看得心虛，說話轉移注意力。

蘇氏擔憂的又看了她幾眼，才點點頭吩咐下人把馬車都停到這邊來。

凌府要跟去北平的下人早已經先出發，並運用走了不少物件，凌府如今行裝還算輕便。連帶凌家眾人、現用的衣物等用具、伺候的丫鬟婆子們一共是五輛馬車，隨行百來名侍衛。

一切準備妥當，凌老太太先被扶上了車，凌挽寧與凌挽靜姊妹與她同乘，凌府公子們一輛，挽夏與蘇氏一輛。

挽夏並沒有再聽沈滄鈺的話回到他馬車上去，大著膽兒就黏著蘇氏鑽進自家馬車裡。

沈滄鈺早料到她會如此，也沒真想拿她怎麼樣，吩咐出發，浩浩蕩蕩的隊伍往出城方向去。坐在娘親身邊的挽夏一開始還緊張著，見馬車動了才鬆口氣，也在這時她才發現大花貓不見了，好像……被她丟在沈滄鈺車裡了。

沈滄鈺沒見著自己不會把氣撒牠身上吧？他一個大男人還是堂堂王爺，不會小氣到遷怒一隻貓吧？

挽夏一口氣還沒鬆半刻鐘，又開始緊張大花貓怕牠被丟出馬車，坐立不安還頻頻撩了簾子看外邊。

蘇氏覺得女兒真的很奇怪，「挽挽，妳又頂撞璟王了？」

「沒……沒有。」挽夏被娘親問得心裡打突，忙扯謊道：「是剛才他說要教我下棋，我不願意，下棋多悶，不如陪娘親。」

蘇氏只覺得頭皮有些發緊，女兒又拒絕了王爺的好意，這都是第幾回了？璟王如今對凌家不知是什麼想法，女兒一再得罪他會不會引來麻煩？丈夫的意思還是平和相處的。

蘇氏才剛踏上行途就覺得這一路操心事會不少。

一行人浩浩蕩蕩出行，最前方的還是親王儀駕，一路上圍聚了不少看熱鬧的百姓，璟王前往封地的事更這在京城傳開。

皇城中，沈彥勳立在高高的宮牆上，俯視著整個應天府。自從昨日與沈滄鉅發生衝突後，他那一番話便鑽在腦海中揮之不去。

是啊，他不過還只是個儲君，連挑選自己妻子權力都沒有的儲君，連一個親王都敢在宮中直接殺掉他暗衛的儲君。

這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身分就是個笑話，他卻因此沾沾自得這麼些年，以為自己已權傾天下，實則他只是太子身分下的一個傀儡！

沈彥勳在城牆上立了許久，昨日被重重一擊的傷口又隱隱作疼起來，他伸手按住，目光陰森駭人。

沒有關係，他必定會把沈滄鉅速速除去，而且不會像他父皇那樣瞻前顧後、顧忌眾多！

另一邊，行進的馬車內，陽光透過金線織面的窗紗照射進來，亮光似水波般輕晃。沈滄鉅正坐其中，身前紫檀木几上鋪著一張輿圖，他看著筆墨描繪的山河，輕輕轉動玉扳指沉思著。為了讓小姑娘減輕旅途的勞累，他最終還是選擇水路，從應天府坐馬車走到鎮江府，再進入直通北平的運河，只是這樣一來，對他倒是不利為多。

在水上沒有退路，一旦有突發情況便十分危險，如若有人真要在路上動手腳……他視線銳利如鷹，掃過河道幾個分流口，轉動扳指的動作亦停了下來。

百無聊賴地大花貓此時突然跳上了桌几，大刺刺趴在輿圖上邊蜷縮成一團，竟是閉了眼睡覺。沈滄鉅看著被擋的輿圖，想把牠提起來丟一邊，可手才抬起就想到小姑娘抱著牠的模樣又作罷了。傷著牠，小姑娘估計得再加一條恨自己的理由，不過……這貓兒也太普通了，跟走街串巷的流浪貓看起來差不多，凌府似乎也沒有人養貓的。

沈滄鉅打量了幾眼這被遺落的大花貓，轉而取了書本，在輕蕩的光線中靠著墨青繡金暗紋迎枕翻書。

而在沈滄鉅出城之時，皇帝派遣的錦衣衛便跟上了大部隊。皇帝臨時編制五十人隨行，由指揮同知陳奇帶隊，其子陳玄亦在編制中，官居千戶。

等跟上行進的佇列，陳玄便帶著一隊人在前方開路，陳奇則騎馬伴在朱蓋金漆的親王車駕邊，腰間的繡春刀在策馬時發出清脆碰撞聲。

同在車側的戚安瞥了眼陳奇，引得對方也看過來，他頓時嘴角上揚，似笑非笑的一臉高深莫測，看得陳奇莫名頭皮發緊。

臨近黃昏，一行人到達驛站。

驛丞領著驛差跪在門口處迎接，被免了禮後，彎著腰上前隔著窗子給沈滄鉅稟道：「王爺，院子已經備好。」

馬車內的沈滄鉅輕嗯一聲，驛丞領路帶著王府車隊往前去，有驛差來到後方凌家眾人的馬車前，朝侍衛說了幾句。

侍衛神色不太好的前去給蘇氏稟報，「夫人，驛站的人說只得一個獨院，我們府的人只能是住上房了。」

出門在外，根本就不能講究太多，蘇氏並不太在意，「只要清靜些便成。」

侍衛領命，驛差聽著鬆口氣的樣子。

這處驛站並不是在太繁榮的道路上，再往前二十里路不到便是鎮江府，前往鎮江府的大多數都會算好時間趕前方去，親王停駕於此他們也是大吃一驚，誠惶誠恐。

驛差領著眾人馬車入內，帶到了位於三樓的上房，又忙去準備晚飯熱水等等。

上房有六間，凌老太太自然是獨占一間，蘇氏正想著剩餘的房間和人數怎麼分都分不均，就見顧嬾嬾匆忙前來，向挽夏稟報道——

「小姐，璟王殿下身邊的王公公將您的物什都搬到了小院去……」

挽夏臉色立刻就變了。

這時安頓好小院事宜的驛丞也前來給凌府眾人問安，恰好聽到顧嬾嬾的話，臉色也有些古怪起來。

安排住宿事宜自然是按身分地位來，小院只有一個起初他也為難，還是璟王府先來打點的人知道璟王與溫嫺郡主親厚，說安排一處無妨，然後讓凌府的家眷住到上房。可怎麼溫嫺郡主卻還在這兒，甚至一副不清楚事情的樣子？

蘇氏聽著心裡也有些吃驚，不過片刻又釋懷了。女兒如今是皇帝義女，又有著郡主封號，身分地位自是超然，一切當是比照璟王這位皇家人來安排……她清楚道理規矩，心底卻酸酸的，女兒居然不全是自己家的了！

「將東西都搬回來，我與娘親住同一間。」挽夏才不管什麼皇家不皇家，吩咐顧嬾嬾道。

顧嬾嬾一臉難色，她若是能把東西搬回來，她也不用跑這趟了。

蘇氏連忙伸手輕輕掐了女兒一把，笑著和顧嬾嬾道：「妳過去照看著些，替我與王爺說聲勞煩照顧了。」

挽夏臉都綠了，她娘親居然讓她與沈滄鈺真住一塊！

「你們兄弟一間，景曜兄弟一間，大侄女與二侄女各一間。」蘇氏沒有去看女兒的神色，直接便將房間分好。

挽夏一口血哽在喉嚨裡。

房間分好，眾人便各自先回房簡單洗漱，挽夏賴在蘇氏屋子裡不願意走。

蘇氏好笑道：「這又是鬧什麼彆扭，妳如今可是有著郡主身分，這樣安排最好不過，若是拒絕了可是關乎皇家臉面。還有著錦衣衛同行呢，妳也不怕傳到皇帝耳朵裡，以為妳對皇家有什麼不滿呢。」

哪來那麼些彎彎繞繞，這肯定是沈滄鈺自己安排的，心思昭然若揭！

挽夏覺得自己快被憋死了，有些話根本沒法和娘親說，只能冷著張小臉，寫滿了抗拒。

才略坐一會，驛差上了茶，沈滄鈺那邊又來人說晚間邀凌府眾人到小院用晚膳，蘇氏欣然應邀，派人跟二房那邊知會一聲。

而凌挽靜得知挽夏會跟沈滄鈺住一個獨院，妒忌得眼都發紅了，可聽到晚上璟王邀共同用膳，前一刻還壓抑的心情立即轉晴，一顆心又飛了起來。

她今日連璟王的側臉都沒看真切，現下總算有個機會能接近，連忙讓丫鬟好好給她裝扮一番。

第二十三章 夜探閨房幫上藥

璟王府有隨行的廚子，便是出門在外，親王的生活起居也是絲毫馬虎不得，驛站廚房不僅被

璟王府的人占領，晚膳所用的食材也是璟王府自備，樣樣齊全，看得驛站當差的一眾目瞪口呆。

到了應邀時分，凌府一眾在侍衛的簇擁下往小院去，小院外璟王府侍衛圍繞，森嚴得讓人靠近一步都膽寒。

挽夏進了院子後眉頭就擰得死死的，這小院只得一進，那她住的地方是挨著沈滄鈺的廂房？她氣悶的隨著眾人進了正廳，沈滄鈺坐在主位上，眾人才欲行禮他便免了，接著王培上前引了她坐到沈滄鈺身邊，而她擔心了一整天的大花貓正好好的坐在椅子邊舔著毛。

眾目睽睽之下挽夏再有脾氣也發不得，彎腰直接抱了貓，暗瞪神色淡然的沈滄鈺一眼才坐到位子上。

凌府眾人坐下後，受邀的陳奇父子亦前來，引得凌家人都側目打量。不得不說，身為天子親衛的錦衣衛確實別有番威嚴氣勢，光是那一身光鮮的服制就彰顯著與眾不同的地位。

挽夏跟著也瞥了幾眼，視線在陳玄身上打了個轉。

少年十幾歲的樣子，劍目星目，儀表堂堂，眉宇間總是圍繞著一股肅穆的厲氣。

陳玄前世她也是見過的，她與沈滄鈺成親的時候，就是他替皇帝送來賀儀，原來這人自小就是渾身一股凶惡之氣。

沈滄鈺讓父子倆也坐下，將兩方簡略的相互介紹一番。

蘇氏見著陳奇父子就有些心驚肉跳的，看起來實在不好相與，連凌老太太都怯場幾分。

凌景麒兄弟暗中打量後，相視一眼，想著父親的吩咐，心中不由得又緊一分。

倒是一心一意撲在沈滄鈺身上的凌挽靜自主忽略，完全不受影響的視線直往主位上瞥。

凌挽寧一直安靜坐著，將妹妹發癡的神色看在眼里，想到出發前祖母特意與自己說的話，心裡不屑冷哼。

一般的宴席氣氛都該是熱絡的，可今晚在場多數人心間都覺得壓抑和拘束。

沈滄鈺是個少言少語的，凌家人又都礙於陳奇父子在場，更是不敢多話。

廳裡寂靜一片，只有碗筷相碰的輕觸聲。

挽夏被氣得沒胃口，動了幾筷子後基本就是在餵大花貓。

沈滄鈺看著她桌上的飯食幾乎未動，暗暗皺了眉。

飯畢，陳奇父子以巡守為由先行告退。

沈滄鈺著人上了茶，視線掃過沉默的小姑娘，轉而與蘇氏道：「凌夫人，溫嫺在本王身邊妳盡可放心。」

蘇氏未想到璟王會與自己說這些，雖感覺有些怪異，還是笑著忙道：「小女得王爺照顧，臣婦自當是萬分放心，只是小女性子頑劣，還望王爺海涵。」

沈滄鈺只是淡淡一笑，道無妨。

蘇氏卻也有些坐不下去了，和璟王這樣冷清的共處實在讓人不自在，又都是家眷，便起身告辭。

見挽夏也跟著站起來，沈滄鈺此時眸底光芒一閃又淡淡開口，「本王身邊的人未曾伺候過女子，怕還得勞煩凌夫人到溫嫺住處看看，是否有什麼不妥當的。」

挽夏聽得心裡那一個恨，沈滄鉦這手玩得可真好，一句話就將她留了下來，她娘親卻不知對方狼子野心，那滿臉的感激叫她快被嘔死了！

沈滄鉦發了話，不管他是客氣與否，蘇氏都會去走這一趟。

好在挽夏所住的廂房並不是她想像那樣挨著沈滄鉦，而是與他相對的西廂。

早前顧嬪嬪與桃香等人就過來先收拾一趟，又有王府下人幫著打點，其實廂房內樣樣不缺，除了環境陌生，甚至比挽夏在家中時還要舒適幾分。

蘇氏看得連連點頭，覺得如丈夫所言，璟王對女兒是有心照顧的，瞧，細心得連安神香都給女兒點上了。

蘇氏十分滿意，領著凌家人浩浩蕩蕩的走了，挽夏抱著貓立在屋中大半會，看著對面東廂影影綽綽才叫人去備水沐浴。

夜色漸濃，王培立在案桌側為主子伺候筆墨。

沈滄鉦凝神行書，揮毫似刃，躍然紙上的字蒼勁凌厲。

風起，院落內枝葉沙沙作響，沈滄鉦此時偏頭看向窗外，對面的西廂燭火昏黃，隱有人影晃動，他眸光微暖，複又低頭行書。

親衛已前往幾處險要河口，沿途佈防，此趟行程絕不能有疏漏。

筆尖落下最後一畫，房門亦被敲響，戚安身影穩步而來。

「王爺。」戚安抱拳回稟，「陳奇父子守在院外，不見任何動作。」

沈滄鉦擱筆，王培立即絞了乾淨絲帕遞上。

「自然不會有動作，這才是第一日。」他淨過手，指了指案上墨蹟未乾的信箋。「送出去吧。」

王培立即輕輕捧起，吹乾墨蹟，又細細折好上封，再交於戚安。

戚安掂在手中，「真送？」

沈滄鉦瞥他一眼，「你可以假送。」

戚安被那清冷的眼神看得直冒汗，不怪他揣測良多，錦衣衛就在身邊，明面上是五十人，可誰知道沿途有多少隱在暗中，他還以為主子會先晃一招虛的。

操了不該操的心，戚安汗涔涔的走了。

此時對面廂房燈已滅，沈滄鉦隔窗看一眼，讓王培去傳熱水沐浴。

同時間，挽夏已鑽入錦被，今日在馬車上顛簸半日，身上自然是乏的，卻半點睡意也無，實在是一想到沈滄鉦就在對面，神經緊繃著就放鬆不了。

大花貓就臥在床腳，下邊讓丫鬟放了個迎枕，她能聽到牠還在舔洗爪掌的聲音。

挽夏探身去看貓兒，暗夜裡牠那對溜圓的雙眼發著光，朝她喵的喚了兩聲。

看著幽幽的光，挽夏倒沒覺得害怕，重活一世，這些能暴露在眼前的一切她都不怕。她想伸手摸牠，才抬手又想到晚上沐浴時泡在水裡傷口還刺疼，便又縮了回來。

為了不讓人發現她的手在進宮一趟後受了傷，她見人都是縮著手，難免有手汗，刺激得傷口

越發紅腫。

她重新臥好，想到傷藥都在顧嬾嬾那收著，還是決定忍忍，等明兒到船上再想辦法。

她好像每次見著沈滄鈺這雙手就得傷一次，真是孽緣。

挽夏躺在床上，胡思一通才閉上眼。

屋裡的安神香味透過帳帷滲進來，她聞著，亂糟糟的心緒似乎平和一些，前世在北平的時候，沈滄鈺書房的裡間好像也點這種安神香，一個月他有大半時間都是在書房宿夜。

挽夏翻了身，將前世記憶又揮去，那些過往總會叫她意志不堅定，特別是沈滄鈺在河邊說了那些話後。

月色皎潔，沈滄鈺的東廂亦暗了下去，銀白月華籠罩著被侍衛圍攏的小院，靜謐而森肅。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小院中有道身影無聲掠過，連風都未曾被驚動，便又悄然隱沒入。

「喵……」黑暗中，貓兒警惕抬頭，牠面前有一物落下，肥肥的爪子撥了撥，又輕嗅一會才抱著啃，不再管潛入之人。

沈滄鈺低頭看著吃魚乾的大花貓，一雙桃花眼光華微幽，這小東西倒是命好。

他看了兩眼，視線便轉到床榻中，小姑娘縮成一團，偌大的錦被將她顯得越發嬌小，他一隻手就能兜著走一樣。

夜深，帳帷內更是昏暗，沈滄鈺靜靜立了一會，在床沿坐下，從袖中取出小銀盒子，然後伸手摸入被子尋到她暖暖軟軟的小手。

正想著將她的手拉出來，沉睡的人兒突然睜太眼，幾乎是一瞬間便翻身坐起，握有匕首的左手狠狠朝床前人揮去。

沈滄鈺不慌不忙捏住她細小的手腕，眼波平靜與她對視。

挽夏杏眼圓瞪，眸光在黑暗中閃著細碎亮光，清明無比。

她根本就沒有睡著。

「不是說過妳就那一次機會嗎？」沈滄鈺將銀盒子放到她枕邊，拿走了她手中寒芒閃閃的匕首，也放在枕邊。

挽夏知道自己的假裝早被看透了，不然他哪會那麼悠閒，也不怕她喊人。

「七皇叔本事真是一樣比一樣叫我開眼了。」她掙脫手，諷刺一聲。

沈滄鈺掃了她一眼，目光發涼。

挽夏不懼的瞪他。

「也許我該讓妳再看看更多的本事。」他伸手捏起盒子，打開，向她示意伸出手來。

「我自己來。」挽夏要去奪，根本不想領他這情。

沈滄鈺卻順勢將她拉到懷裡，「如果妳想別處也讓我親自動手，妳可以繼續反抗。」

別處？哪處？！

挽夏沒有轉過彎來，就聽黑暗中他輕聲說——

「這凝膏，還有化瘀作用。」

挽夏整張臉騰地通紅，她身上有瘀傷的地方只有他那日打的那處。

這個混蛋！

寂靜中，沈滄鈺聽到小姑娘氣得咬牙的聲音，沒忍住輕笑一聲。

他環著她，唇就在她耳邊，這聲笑清楚傳入挽夏耳中，讓她又惱又羞。

就在她恨得想一口咬他身上，拽下塊肉解氣時，他卻鬆開了她。

「伸手吧，這黑壓壓的一片，妳也看不清楚。」

三言兩語就被壓制得死死的，挽夏只能憋屈著伸了手，好像他就能看得多清楚似的。

偏沈滄鈺挑了凝膏的指腹精準無比就落在傷處。

「妳也不知道自己上些藥，紅腫不比昨日消下去多少，姑娘家總是愛惜些自己好。」他指尖輕輕在傷處打轉，想到前世首次握她手時的記憶。

那時她手上也因習箭術弄得傷痕累累，有些傷好了，疤痕卻還留在上邊，她還毫不在意的笑著點給他看，哪些是怎麼傷著的，傷了多久。笑容中隱著驕傲，眉眼飛揚，英氣逼人。

可他那時卻是在想，如若可以，他一定會要她不習箭，不要吃這些不屬於姑娘家的苦。

沈滄鈺沉默著給她上藥，挽夏亦無言。

許是在黑暗中人的視線受阻，感覺就特別敏感，挽夏在他每劃動一分，掌心便會加一分奇怪的感覺，這來自不屬於自己肌膚的溫度，好像透了她的肌膚，滲到了血脈中一樣，叫她渾身血液隨著升溫。

挽夏莫名有些口乾，她猛然就抽回了手。

沈滄鈺抬眼看她，她掩飾自己的異樣，將左手遞了過去，殊不知她此時面若桃花的模樣早讓他看得清楚。

沈滄鈺視線流連著，眉宇間有著繾綣，也不拆穿她，配合著再給她左手掌心上藥。

「明日便會到碼頭，我會安排妳與我同船。」他說。

挽夏手一抖，「七皇叔這算什麼？」

他暗挑眉，語氣曖昧，「妳認為是什麼？囚禁？聽著挺不錯。」

挽夏被他噎著了，囚禁二字從他口中說出竟有種旖旎，讓她也跟著心跳加速。

「如若可以，倒是真想這麼辦。」沈滄鈺繼續說道：「只可惜這路上有煩人的惡犬，大抵是不會叫我如願。」

他的話使她心下一驚，惡犬二字從腦中掠過自然就轉換為了錦衣衛。

皇帝是真的要動手？！

「你……說這些做什麼？」挽夏抵了抵唇，不怕她跟錦衣衛通氣嗎？她告訴錦衣衛他有防備，可是能得皇帝歡心。

「我連龍佩都敢交到妳手中，這些又有什麼說不得？」沈滄鈺將膏藥抹勻卻還是沒鬆開她手，轉而輕捏她指尖。

才被他說了曖昧的話語，如今又被有意無意似的挑逗，挽夏臉燒得更厲害，卻因不敢露出半點聲色只能抽手垂了眸。

沈滄鈺滿手還遺留著她的幽香與細滑觸感，眸光深暗，「妳與我同船，一來是希望護妳萬分周全，惡犬總是見人就咬，誤傷了妳不好；二來好叫他們的主子繼續猜忌著我，妳父親那頭也好鬆口氣。」

「你真當我是孩童在哄呢？和你靠得越近，我們凌家越危險。」她反駁道：「你說那麼多，不過還是別有用心罷了。」

「別有用心我不抵賴，可不靠近我，妳哪裡有機會在惡犬面前顯忠心？我讓妳留在身邊，他們也會以為我拿妳當擋箭牌，好讓他們投鼠忌器，畢竟皇帝此時應該是不會動凌家的。」

沈滄鉅說到最後一句聲音很輕，挽夏卻聽出別的意味來。

應該是不會動凌家……反過來說，如果錦衣衛不顧她在船上都動了手，皇帝除掉沈滄鉅後也不會再對凌家一如既往！

這個話外之音讓挽夏小臉霎時都變了色，皇帝真的會這樣做嗎？

「我是這局中的人，妳可以不相信我說的話，但是，凌挽夏，在妳不相信我的話之前，我覺得妳應該要考慮一點——權臣之女多的是，我何必花費那麼多心思糾纏妳一個。」沈滄鉅將小銀盒子拾進寬袖中，言罷起身，竟是直接離開了。

挽夏聽著他離去的動靜，被他句句驚心。

權臣之女多的是，此話一點不假，在北平便是她知道的貴女，比她身分更高的雙手都數不過來。

她抵緊了唇，有為帝心難測的不安，又有對他再度淺白訴情的話語茫然。她彷彿怎麼做都不對了，她的堅持似乎動搖得更厲害……其實剛才她是不是應該再問一句，他為何要執著於她？

挽夏心中惶惶然，赤腳下了床走向窗戶，將窗支了起來。

院子很黑，非常安靜，對面的廂房亦陷在黑暗中，她回想著兩人間兩世的點滴，方才心中所想卻越發的強烈起來，有種真要去問清楚的衝動。

他的執著莫名讓她感到不安，也是這種不安，讓她警惕，無法輕易接受他說喜歡的事實。

正當她心間天人交戰，一道黑色影子卻閃現在她眼前，她驚得忙要後退，肩膀卻一把被人扣住，同時額間有暖暖柔柔的觸感傳來，鼻尖是她熟悉的氣息……他沒有回屋！

挽夏思緒在瞬間混亂，而那在她額間落下一吻的人已鬆開，在她耳邊低笑著說——

「忘記還有處傷，上藥後便早些歇下吧。」

然後鬆開她，將小銀盒子放在窗臺上，在她還未回神的注視下施施然回了東廂。

次日梳妝，挽夏為遮掩昨夜未眠眼底留下的烏青，破天荒在臉上施了粉。正是水蔥似的年紀，略染黛色，眉宇間的幼嫩便被遮蓋，只餘芙蓉般的明媚。

她衣裙飄飄來到院中時，沈滄鉅停留在她臉上的視線比以往都要久，直看得挽夏不自在又心虛。

「七皇叔，什麼時候啟程。」她強鎮定下來，迎著陽光看他。

男子眉眼似乎都沾上了朝陽的柔和，他收回視線道：「先用早膳。」

挽夏垂頭哦了一聲，跟著他進了廳堂。

廳堂中已有王府奴僕在擺膳，擺滿了一圓桌，其中大半是挽夏愛吃的。

桃香有些緊張的立在她身邊佈菜，璟王的威儀實在叫她拘懼。

不過才剛動了幾筷，沈滄鉅突然出聲，「都退下吧。」

伺候的齊齊應是，桃香正給小主子夾了蝦餃，險些被這一聲嚇掉筷子。

挽夏側頭輕聲說：「去吧。」

桃香這才如蒙大赦行禮離開，走到院中見著梨香便拉她到一邊訴內裡情況。

屋內，沈滄鈺往碧玉小碗裡夾了不少吃食，遞到挽夏面前，「昨兒晚膳沒見妳動幾口，夜裡又怕妳吃了要積食，這會多用些。」

挽夏略掃一眼，也不說話，無聲舉箸伸向小碗，小口小口用起吃食。

沈滄鈺喝著碧梗粥，眼底有笑意，小姑娘不再負隅頑抗。

用過早膳，挽夏抿了口茶提出要去蘇氏那，沈滄鈺不置可否。

「上藥了嗎？」

這個上藥是指哪處，挽夏心裡明白得很，窘惱得站起來甩袖轉身就走。這人給他點好臉就得寸進尺，她瘋了才認真想了一晚上他的話，明明還是用心險惡！

小姑娘拂袖而去，沈滄鈺氣定神閒繼續喝茶，唇角微微上揚。

挽夏冷著臉離開小院，陳玄正立在院外，見她被丫鬟婆子簇擁著走來問了聲「郡主好」。

挽夏見著他腳步一頓，想到什麼，抿著唇噤了聲繼續冷著臉走了。

陳玄看著她離去的身影皺了皺眉，往院內探去，正廳中坐著的身影便映入眼中。

此時院裡走出來幾個抬箱籠的王府下人，他想了想問：「王爺這是要啟程了？」

「回千戶大人，王公公命奴婢們先將郡主的東西裝車，並不清楚是否要啟程。」

下人屈膝一禮便又繼續辦差，陳玄視線就落在那箱籠上久久。

蘇氏那邊也正用著早膳，見女兒面色不豫的前來心底詫異，又見她今日特意裝扮，更覺得奇怪。她叫挽夏坐下，「有用過膳了嗎？難得見妳這樣打扮。」

挽夏見著娘親，緩了緩神色，「和那位一起用的，自然不能太過簡便。」

凌景麒聽了還是讓人再盛了碗雞湯，「挽挽再吃些，那邊拘束，辛苦妳了。」

挽夏有些不好拒絕大哥的好意，接過小口小口抿著。大哥以為她在那邊吃得不順心，其實她撐得都有些難受。

蘇氏猜著女兒估計和那位又槓上了，便也不再多問，轉而繼續用飯。

室內一時安靜，挽夏看著還剩大半碗的湯，實在喝不下了，她擱下勺子道：「璟王讓我與他共船，錦衣衛怕真的是有別的任務在身。」

母子三人突然聽到這話，心裡都猛地一跳，凌景燁更是激動地站了起來，「那樣挽挽妳更加不能待在他身邊！」

「我同意二弟，太過危險了。」凌景麒擱下筷子附議，溫潤的臉上全是擔憂。

挽夏卻搖了搖頭，「兄長們的擔憂我都懂，可我想弄清一件事——皇帝究竟待凌家如何？如若我在船上，他們仍有動作，那爹爹……所做的一切怕皆是無用功。」

其實不但是她父親，就連她重生以來做的這些都完全沒有意義。帝心難測，似乎除了賭這一次，親身試驗一次，不然她真的無法摸透皇帝的想法。

「挽挽，妳爹爹離京前曾說讓妳跟在璟王身邊最好，如今我倒不怎麼想贊同了。」蘇氏端坐，嚴肅神色。

挽夏微垂了眸，眸光發暗，「娘親，不會有事的，他……璟王已經有所謀劃，他肯定不會拿自己性命開玩笑。」

蘇氏聞言心下更是震驚，女兒的話意是璟王和她說過什麼，那麼璟王的用意呢？璟王不相信錦衣衛，應該也不會信任凌家到這種地步，和女兒坦誠的意思倒到底是什麼！

許多種猜測在蘇氏腦海裡轉過，可似乎都站不住腳，最後有些頭疼的揉了揉太陽穴。「我總感覺不妥。」

「娘親……」挽夏想勸，一時又沒有理由叫娘親安心，喊了一句便無話。

凌景麒看著心意已決的妹妹，想了想問：「挽挽能否與璟王說說，讓我們兄弟再多一人隨行？」

若他們兄弟其中一人能登船隨行，好歹可以照顧妹妹，娘親應該也會安心些。

挽夏一怔，她沒有想到過這點，可是她感覺不用開口問就能知道答案——沈滄鈺不會答應。

「我問問。」她說：「如若不行也無所謂，我帶十來名凌府的侍衛登船。」這樣萬一真出現問題，她也能有自保能力。

女兒是非要迎刃而上了，蘇氏心裡有些怨丈夫離開說那些話，讓女兒真的參與進危險之中，不過也是暗怨一會，她就不再阻攔。

也正如丈夫先前說過的，萬一錦衣衛不單對璟王動手，那麼女兒跟在璟王身邊似乎更安全一些，親王親衛的本事應該不比錦衣衛差才是，不然璟王哪有命活了這些年。

蘇氏沉默思索好一會才點點頭，外邊丫鬟此時稟報，凌老太太差人來問何時啟程。

「先將東西拾好裝車，時間還未清楚，要等璟王那處發話。」蘇氏朝來人說。

來人見她神情嚴肅，忙應是退了出去。

剛撤了早膳，王培就領命前來，站在門口傳話，「郡主，可以出發了，王爺在馬車上擺了棋等您。」

這是要她共乘的意思，挽夏皺了皺眉，覺得有些煩，可她還是站了起來，「勞煩公公帶路。」正好給她機會開口問問。

挽夏與娘親兄長又輕聲說幾句，要他們安心，才踏出房門，正巧遇上凌老太太帶著二房姊妹走來。

「這不是王爺身邊的王公公嗎，老身給您問好了，是要出發了嗎？」凌老太太頭戴銀紅嵌寶石抹額，精神奕奕，笑容滿面。

王培忙躬身，「回老太太的話，是要出發了。」

凌老太太的房間就在隔壁，王培過來的動靜她肯定知道，還來這一齣，真是再明顯不過的套近乎，所有人心裡都是敞亮的。

長輩現身，該有的禮儀總是免不了的，蘇氏與長房兄弟迎了出來，挽夏亦朝她行禮。

看見小孫女讓人眼前一亮的裝扮，凌老太太也有些好奇，凌挽靜卻看她那張清水芙蓉似的小臉極為不爽——小小年紀就塗脂抹粉，妖裡妖氣的！

「七皇叔傳了孫女過去，孫女先行告退。」挽夏察覺到落在身上不善的目光，懶得再待下去。王培堆著笑說了聲「郡主請」，在前方帶路。

「都要出發了，王爺怎麼還喊了挽挽去？」凌老太太看著兩人離去身影，問大兒媳婦。

蘇氏扯了扯嘴角笑，「應該是路程枯燥，說擺了棋與挽挽手談。」

「挽挽不是棋下得不好，早知道便讓挽寧或挽靜也陪著去，還能指點著。」凌老太太深深可惜，錯過一個機會。

蘇氏臉卻驟然冷了下去，語氣嘲弄，「興許就是因挽挽棋藝不佳，王爺有心指點呢，何況觀棋者不語，這種事哪裡會派人跟著去指點的。」果然如顧嬾嬾所言，她婆母心思不純。

凌老太太聽出大兒媳婦的不豫，也覺得自己表露得太明顯，雖氣她不給面子，最終卻只能訕訕一笑就此揭過。

凌挽靜有些怔呆，璟王是要和凌挽夏共乘，多好的機會，卻沒有她什麼事！她鬱鬱的將指甲掐進了肉裡。

第二十四章 自作孽撩撥皇叔

沈滄鈺的馬車已停在院外，挽夏把大花貓從桃香手中接過來，踏著紅色絨面腳蹬上了車。

她才彎腰，一隻大掌從裡邊伸出來，壓了壓她髮頂，挽夏心微動，抵著唇進去坐下。

沈滄鈺掃了眼舒服窩在她懷裡的大花貓，伸手指了指棋盤，「來。」

她只得將貓放下，伸手輕撚出一顆黑子，「七皇叔是要讓我子嗎？」她的本事她清楚，前世從來沒有贏過。

「都喊皇叔了，不讓顯得以長欺幼。」沈滄鈺目光淡淡看著她，「讓妳九子。」

九子……還真是看不起她，以前頂多五子。

挽夏心裡有些嘔，她發現只要他喊皇叔，他總是神色冷冷的，她雖然知道幼稚卻也不想叫他心裡舒服，可也總在她還未來得及開心給他添堵時，就又被他打擊報復回來。

九子就九子，他都說她年幼了，她自然還有別的辦法讓他後悔叫自己來下棋。

馬車內響起了清脆的落子聲，沈滄鈺悠閒的落了幾子，便又取本書邊看邊對弈。

挽夏被他不認真的態度氣得咬牙，自此每落下兩子，便開始舉棋就悔，一悔還不止一步，連著前面的都要求重來。

沈滄鈺被她鬧得好笑，還真是仗著現在年紀小任性胡鬧啊！不過這樣的她很好，不會在他面前小心翼翼，或像前世那樣因為王妃身分而特意端莊，沒有與她坦白是對的。

於是，沈滄鈺視線也不再盯著書本，轉而流連在她那張宜喜宜嗔的動人嬌顏上，不管她悔幾步都大度撤棋，貪戀看她時歡喜時愁著凝眉的鮮活表情。

手段使盡還是沒有能贏的跡象，挽夏老臉也掛不住了，把棋子一扔說累了。

話落嘴還未合上，唇舌間突然嘗到甜甜的味道，她整個人都僵住了。

沈滄鈺不知什麼時候竟拿手帕捏了果脯，就那麼餵到她口中……她怎麼那麼入神，一點也沒有察覺？

舌尖抵著的果脯甜膩，挽夏一時進退不得，而他一雙桃花眼內光華流轉，帶著蠱惑般的柔和，眸光柔和繾綣的盯著她看，挽夏感覺自己彷彿飲了瓊漿玉液，心微醉。

沈滄鈺此時突然手撐著桌沿探身湊近，唇還差一絲絲就能碰到半露在外的果脯，呼吸與她的糾纏，眼神帶著燙人的溫度。

「怎麼，不好吃？」他雙唇輕啟，說著歪頭又湊近，像是要銜含那果脯。

挽夏被他的舉動終於驚回了神，猛然往側邊靠，舌一捲就將果脯含入嘴中，還伸手捂住了嘴，滿臉通紅警惕著。

沈滄鈺目露可惜，「還以為妳不喜歡呢。」

喜歡……不喜歡……喜歡不喜歡也沒有從人嘴裡再要回去的道理！他、他怎麼還有這麼孟浪的一面！

挽夏猛地站起來，馬車此時顛簸一下，她又跌坐回去，抽了口冷氣，坐得太重，臀部傷處傳來酸疼。

沈滄鈺難得看她狼狽的樣子，抵拳輕笑。

挽夏頓時怒了，撩了簾子大喊：「停車！」

陳玄就在車側，委實被她突然一嗓子驚著，轉頭就對上她怒意翻湧的杏眸。

「不必停。」沈滄鈺淡然的聲音又透了出來。

才放緩速度的馬車立即又快了起來。

挽夏咬牙摔了簾子。

她在看到陳玄的時候明白過來他用意，是要給外邊的人故意看到兩人不合，可這也不能掩蓋他動機不純！要演戲什麼情況不能演，在驛站時他就特意戲弄過一次，他就是想看她失儀難堪的樣子，怎麼有這麼惡劣的人！

「以後再氣也不可含著東西說話，噎著可不是鬧著玩的。」沈滄鈺抬手點了點茶碗，示意她喝茶消氣。

挽夏狠狠咬碎口中的果脯，彷彿在嚼他的肉般，壓低聲，「七皇叔的照拂溫爛銘記。」

記著才好。沈滄鈺意味不明看她一眼，拾起書繼續看。

生氣歸生氣，挽夏沒有忘記還有正事，悶悶坐了半會兒後，她說：「我要兄長也跟我同船。」

沈滄鈺聞言看了她一眼，「兄長？」是哪個兄長。

她低頭摩挲腰間刻有封號的牡丹佩，略想片刻說：「我大哥。」

大哥可能武功不及二哥，卻要比二哥穩重太多，而且她帶著貓，二哥近身不得。

「凌景麒？」

「是。」挽夏抬頭看他，怎麼感覺他的聲音突然降了幾度，語氣冷颼颼的。

沈滄鈺冷聲拒絕，「不行。」

果然不行。挽夏也冷下臉來，「那我也不要與你同行，凌家的船裝得下我，反正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凌家避不開這禍，也是命中註定。」

沈滄鈺丟了書，坐直身子盯著她看，小姑娘眉宇間隱著愠色，一雙與他對視的杏眸漠然的很。居然為了凌景麒和他鬧彆扭，連關乎皇帝想法的事也不理了？他腦海裡出現前世凌家蒙難後保凌景麒的那個人，想到後來凌景麒在金鑾殿上與自己針鋒相對的模樣，而自己卻只能放任……他心中就升起惱怒。

他閉了閉眼，冷笑一聲，「既然妳那麼無所謂，隨妳。」

他的態度突然直轉而下，挽夏怔了怔，他這是在氣什麼？她的要求有很過分嗎？可她性子本來也傲，若非是對他还殘有情愫，她怎麼會一再憋忍著。隨她便隨她，她巴不得離他遠些！

挽夏心生煩悶，撩了簾子又冷聲大喊，「停車！」

趕車的親衛手一抖，可沒有聽到自家王爺的吩咐沒敢停下，而小姑娘那帶著怒氣的聲音再度傳來——

「本郡主要你們停車！」

陳玄看著她探出窗來的一張冷臉，想了想打馬到車轅處，「停吧，王爺並未阻攔。」

戚安亦從另一側趕上前，親衛只得再看向他，見他皺著眉點頭，當即勒停了韁繩。

車還未停穩，挽夏已經抱著貓鑽了出來，也不管腳凳還沒來得及放上，提著裙子直接跳下馬車。

那舉動讓戚安看得直心驚膽顫，生怕她摔著崴著，自家主子要怪責。

外邊塵土飛揚，挽夏跳下車後忙拿袖子掩了嘴鼻，立在路邊等凌家馬車趕上來。

沈滄鈺在車裡閉著眼側聽動靜，直到後邊傳來雜亂的馬蹄聲，抬手敲了敲車壁，親衛聽到命令勒了韁繩繼續行進。

沒多久，挽夏已經上了凌家馬車，冷臉坐在蘇氏對面。

蘇氏方才見女兒站在路邊吃驚不已，如今見她臉帶怒意，問道：「妳這是與璟王置氣了？」

「他莫名其妙！」挽夏脫口而出，沒察覺自己語氣裡的委屈。

蘇氏又一怔，旋即坐到她身側，輕輕摸她的髮，「可是因讓妳兄長同行的事責怪妳了？」

「他就是莫名其妙！」挽夏想到他帶冷意的眼神，心裡難受得緊，連那日在河邊那樣爭執，他都沒有剛才那種讓人呼吸不過來的壓迫力。

女兒來來回回就這一句話，蘇氏有些無可奈何，也不再問，只靜靜把她攬到懷裡。不用多問，女兒肯定還是和璟王談崩了。

馬車疾馳，挽夏坐了會被顛得起了睏意，似乎沈滄鈺的馬車裡就沒有那麼顛簸，一晚未眠，她實在也有些撐不住，就這麼靠在娘親懷裡睡得昏昏沉沉。

臨近中午時分，一行人到了渡口。

「輕一些，別吵著她了。」

迷迷糊糊間，挽夏聽到誰在耳邊說話，然後有人輕輕將她抱起，她猛地就睜開了眼。

少年溫潤的眉眼映入眼簾，是大哥啊，她朝他身上靠了靠，又閉上繼續睡。

凌景麒被縮在自己懷裡的妹妹鬧得身子發僵，動作越發小心翼翼，都十二歲的姑娘了，怎麼還那麼輕？

見大哥將繼續睡覺的小姑娘抱下車，凌景燁忙把自己寬大的披風給她兜上，怕她吹了風。不過才兜好披風，凌景燁就忙退後連打三個噴嚏。

蘇氏看著二兒子直搖頭笑，這毛病真得治。

沈滄鈺冷著臉一路，心裡明白自己有些遷怒了，小姑娘不管前世今生什麼都不清楚，可他還是生氣，他極少真的動怒，但在她身上他的情緒就是壓制不住。方才她也氣得不輕，估計還

認為自己莫名其妙。

沈滄鈺下車，遠眺波光粼粼的河面，可不就是莫名其妙。他重重歎口氣，他怎麼也捨不得與她鬧彆扭的。

想著轉身看向凌家車隊，準備親自去尋了小姑娘將人哄上船再說，可回頭看見的恰好是凌景麒抱著小姑娘下車的一幕，額間便有什麼在跳動，沉著臉邁開步子走了上前。

戚安發現自家王爺神色不豫走向凌家眾人，忙帶上一隊親衛跟上前。

蘇氏圍著長子，要將熟睡的女兒先送上船，哪知還未走幾步就看見璟王大步前來，而他清冷嚴肅的神情讓她心裡咯噔一下。

「王爺……」蘇氏忙屈膝行禮。

沈滄鈺卻是越過她，立在凌景麒身前，二話不說伸手就要去把小姑娘抱過來。

凌景麒心驚地退一步，警惕又疑惑的看他，凌景燁也虎著張臉站到兄長身邊，三個男子間有股奇怪的劍拔弩張。

蘇氏看得眉心直跳，連忙與沈滄鈺道：「王爺，小女睡著了。」

沈滄鈺渾身寒意，只盯著凌景麒看，落在他身上的目光銳利如刃。

凌景麒越發奇怪，抱著妹妹的手臂又縮緊一分。璟王為什麼對自己有那麼大敵意？

氣氛就那麼無聲凝滯了好半晌，沈滄鈺壓住胸口中翻湧的澀怒，朝蘇氏道：「溫嫺與本王同行，凌夫人放心，本王會照顧好她的。」

蘇氏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兒子與女兒，不知道要怎麼接話。

挽夏其實是醒的，只是不想動，聽到這麼些話不動也不行了，她伸手拉了拉兄長的衣襟。

凌景麒低頭，見她已掀開披風，似懊惱的說：「吵醒妳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挽夏搖搖頭。

凌景麒這才彎腰將小姑娘放下地。

腳踩在地上軟軟的，挽夏晃了晃，兩個男子的胳膊都伸向她，將她穩穩扶住。

凌景麒看著妹妹右側的璟王，眉頭狠狠皺起；沈滄鈺看著心愛人左邊的兄長，亦面沉似水。

這幕確實有些詭異，蘇氏微微張了嘴。

挽夏覺得沈滄鈺真是太過莫名其妙了，他對她兄長一臉凶神惡煞的要做什麼？

「謝七皇叔施與援手。」你可以鬆開了。

小姑娘帶著涼意的目光掃在自己身上，沈滄鈺早已冷靜下來，退開一步。確實是他舉措不妥，陳奇父子就在不遠處。

見長房這邊與璟王湊成一堆，那邊下馬車的凌老太太忙帶著孫女孫子們往這來，可是戚安領著親衛圍隔開兩邊，親衛個個神色肅穆，腰間的配刀在陽光下閃著寒光，讓他們膽顫，想靠近又腳發軟。

挽夏站了一會，才深呼吸扯了笑朝蘇氏道：「娘親，我與七皇叔一道，您不用擔心。」

她還是讓步了，不管再與他如何置氣，她真的沒辦法置凌家於不顧，何況錦衣衛也會與沈滄鈺同船，不管怎樣，這都是個好機會。

蘇氏眼中寫滿擔憂，凌景麒和凌景燁也神色黯然，還是要妹妹以身涉險。

「我要帶十名凌府侍衛上船。」挽夏立在那，抬著下巴面無表情與他道。

沈滄鉦負手而立，淡然道：「隨妳。」

挽夏便點了十名侍衛，帶著顧嬾嬾和桃香、梨香徑直往那艘親王儀制的三層大船去。

沈滄鉦沒有立即移步，而是緩了神色朝蘇氏說：「途中凌夫人盡可按心意來陪溫嫻。」言畢他才轉身離去。

戚安這才領著親衛撤離，跟隨其後。

侍衛都撤走，凌老太太終於得與靠近，她走上前見大兒媳婦怔立在那，又見小孫女居然是往親王的儀船去，著急的道：「老大媳婦，這是怎麼了？挽挽要去哪兒？」

蘇氏怔怔的說：「璟王要與挽挽同船。」璟王還准了她隨時上船去陪女兒，在河道中停船上下可是非常麻煩的事，雖然不明白璟王與女兒何故冷臉生氣，但他還算是在照顧凌家的……吧，可是她總感覺璟王哪裡不對，哪裡不對呢？

凌老太太聽到大兒媳的話只覺得眼前發黑。

和璟王同船？她又錯過了最後一次機會，那可是能和璟王朝夕相處的機會！

另一邊，挽夏被攙扶著登上朱紅漆描金的大船，王培立在甲板處，見她前來忙躬身相引走上第二層船艙。

船艙內織金紅毯鋪地，處處雕龍畫鳳，若不是從外邊進來，挽夏都以為這是在璟王府內的院落裡。

王培領著她直直走到盡頭的廂房，推了榻扇請她入內。

挽夏才跨進一步便停住了——清一色的黑漆描金傢俱、十二幅百蝶戲牡丹屏風，臨河的窗邊放著美人榻，前面有個粉彩花卉的大缸，乍然望去像極了前世她在王府裡住的正院，連擺設的方位都差不多。

挽夏踩著織金地毯走向大缸，看到裡面養著的錦鯉，正躲在蓮葉下吞吐氣泡。

是真的像。

她指尖輕輕摩挲著缸沿，在王府生活的點滴便湧進腦海——他夏天喜歡臥在美人榻上看兵書，她便倚著窗吃葡萄，偶爾也剝了葡萄餵到他嘴中。他不太愛吃甜，卻還是會含住她的指尖，拿舌尖捲走。

挽夏雙眼矇矓著，彷彿兩人相處的情景就在眼前，一時間竟分不清今夕何夕。

沈滄鉦已隨後來到，進屋便見小姑娘手扶著粉彩花卉的大缸，看著窗邊呆呆出神。

王培發現他，卻見主子比了個噤聲的手勢，王培立即走到顧嬾嬾等人面前，用眼神示意跟著他退出去。

顧嬾嬾看了看前來的璟王，覺得將小姐單獨留屋裡似乎不太好，王培見她躊躇便皺了眉。察覺不悅的視線落在身上，顧嬾嬾心驚著忙垂頭，退到門外不安的看著王培連榻扇都關上。

閒雜人等離去，沈滄鉦慢慢靠近，經過高几時順手取了上方放著的青花小碟。他立在她身側，伸手從小碟上撿了些魚食輕灑到水中。

藏在荷葉下的魚兒便都冒了頭，游攏在一塊爭先恐後的啄食，濺起點點水聲。

挽夏也從回憶中清醒，仰頭看男子清俊的側臉。

「我和妳娘親說了，不管什麼時候，她都可以上船來陪妳。只是顧著規矩，怕是不會留宿船上。」沈滄鈺又撚了魚食丟入水中，波光映在他眼底，熠熠生輝。

挽夏收回目光嗯了一聲，旋即又道：「這廂房倒是別有趣味。」

沈滄鈺視線便鎖在她身上，「怕妳生悶，總是要些東西打些時間。」

前世他也是這麼說的。

挽夏沉默著垂了眸，鴉羽般濃密的眼睫擋住她眸裡的情緒，屋裡突然就變得寂靜。

「凌挽夏。」許久後，沈滄鈺低聲說：「儘管我不願讓妳兄長同行，可最大緣由是怕讓錦衣衛因此懷疑。妳的身分在那，有正當理由被我留在船上，可妳兄長甚至母親都沒有，妳懂了嗎？」她應當是懂的。挽夏沉默著想，其實她後來想了想，讓兄長陪同是很突兀的，就像在計畫著什麼。

「妳休息吧。」沈滄鈺再撒一把魚食，放下碟子轉身。

他繡祥雲暗紋的袍角在眼前飄過，挽夏終於抬起頭，「我那會不過是氣急了。」

男子的腳步一頓，又聽得後邊的小姑娘說——

「以後若是要我配合什麼，你大可以直接告訴我，那樣捉弄我，肯定是會生氣的……所以你不能怪我。」

他幫著她演得逼真些，反倒是他錯了？服個軟都傲氣凌人。沈滄鈺心裡想笑，轉過身來，「妳這算相信我了？」

小姑娘一臉認真的搖頭，「不算，暫時各取所需罷了。你讓我束縛他們的行動，我用你來看清皇帝的心思，誰也不虧，不是嗎？」

還真是固執。沈滄鈺看著她清露般的杏眸，低笑出聲，「算到底是我虧了，不管結果如何，都得巴巴的再繼續討好妳。」

挽夏聞言揚了揚眉，意思是你自找的。

沈滄鈺突然一個箭步就到了她身前，雙手撐在粉彩花卉的大缸邊，將她困在懷中。

挽夏被他嚇得往後縮，腰緊緊貼著大缸，退無可退，呼吸間全是他的味道。

他俯低身子，唇輕碰她耳垂，聲音帶著蠱惑，「我是自找的，可妳就真的不心動嗎？我都這麼小心翼翼的討好妳了，妳就一點點也不心動嗎？」

他說話間呵出的氣息灑在挽夏肌膚上，還直往耳洞裡鑽，她被他激得輕輕發顫，耳後的一片雪肌都泛著粉色。

不心動嗎？心動！

挽夏首次撇開因前世誤會的抵觸，她異常清楚自己的心意，自己對他的真切感情。

她紅唇突然揚起了笑意，眸中有璀璨的光芒在聚攏，最終在他凝視中盛放，將她精緻的面容映襯得像雨後海棠，嬌且媚。

沈滄鈺被她的笑迷得雙眸微眯。他蠱惑她，她卻輕易的一笑就誘惑著他的心神。

她微微仰了頭，湊近他，學他剛才那樣附在他耳邊輕聲，「我心動啊，可那又如何呢，七、皇、叔……」

沈滄鈺才被她勾得怦然的心跳霎時平復下來，在她一聲七皇叔中整個人又都退了一步，鬆開

了對她的禁錮。

他眸光沉沉望著她——她故意的。

挽夏見他後退，抬袖掩了唇嗤嗤的笑，再朝他一挑眼角，眸光潑灑勾人。

她是心動，可兩人間不單隔著前世，如今還隔著凌家未知的命運，隔著彼此的身分，他要怎麼辦呢？她可是依他所盼說實話了呢。

小姑娘一副你奈我何豁出去了的樣子，沈滄鈺被氣得指尖都在抖，她就是承認喜歡也要在他胸口再扎根刺，她真是有一身讓人氣吐血的本事。

一人笑臉盈盈，一人暗恨她太過冷靜還敢勾人，兩人便這麼詭異的又對峙起來。

沈滄鈺死死盯著那張叫人撓心撓肺的笑顏，眼神一暗，再次衝了上前。

挽夏還未反應過來，眼前一黑，感覺到下巴被托起，唇便被重重壓住。

她上揚的唇角僵住了，身子也僵住了。

他在她錯愕間，舌尖靈活叩開了她的貝齒，尋了她的，火熱的和她糾纏在一起。

他攻勢強烈而突然，打得她措手不及，只能靠本能的退縮來躲避，卻被他一再追逐過來，輕輕吮住，勾著她不放，叫她退無可退，避無可避。

男子被激起的怒意化作濃濃的侵略，熾熱的呼吸彷彿能將她融化，亦恨不得將她融化，要她與自己融為一體，讓她就那麼融化進入到他血液中，自此糾纏不休再無被分離的可能。

他太過強勢，她無力抵擋，塵封在心底的親密記憶亦不斷在腦海中閃過，讓她逐漸迷戀，身子發軟著要站不住。

沈滄鈺深深吻著她，與她還睜著的雙眸對視，看著她雙眼閃動水光蒙起霧氣，攻勢突然就變得溫柔。

蠻橫糾纏化作若即若離的舔吻，纏綿中有著濃濃的情深，挽夏溺在其中顫顫巍巍的閉了眼，身子往下滑落。

沈滄鈺察覺，大掌托起她，讓她坐在那大缸邊沿，再由淺至深繼續兩人唇舌間的糾纏。

挽夏的手攀上他的肩，揪住了他的衣衫，雙頰緋紅、呼吸越來越急促，體內的空氣被他耗盡，她在沉溺中變得難受起來，揪住他衣衫的手越發用力，連指甲都要掐進去，腦海裡已空白一片，耳邊似有自己的心跳聲，可又快要聽不清晰了。

就當她覺得自己快要昏過去時，糾纏著她的人終於退了開來，濕濕的唇轉而流連在她唇角，一下一下，細細親吻著。

她呼吸急促，渾身發麻，而在這被放過的間隙，她思緒漸漸清明，攀在他肩頭的手抵在了他的胸膛，想將他推開。

也是這一下，讓暫止侵略的沈滄鈺又再度發起進攻，比先前更加激烈，手臂收緊，讓她與自己無空隙的緊貼。

挽夏覺得自己像是被火灼燒著的枯柴，他是那火焰，不將她燃燒殆盡便不甘休。

再度陷入那種他挑起的熱浪中，挽夏迷醉著，喘息著，求饒似的低哼聲亦在唇舌間輕溢出來。沈滄鈺還算平靜的呼吸瞬間急促起來，體內翻湧的血液化作了狂風暴雨要將他的清明淹沒，他用所有力氣將那衝動壓制下去，再重重吮她舌尖，終於不甘退開。

兩人都重重呼吸著。

挽夏小臉緋紅，杏眸濕漉漉的，紅腫雙唇瑩潤誘人，整個人似沾著晨露被滋潤著的花蕊，香甜得要叫人恨不得一口吞下。

沈滄鈺的眼睛一眨也不眨盯著她看，聲音沙啞的問：「妳現在知道我會如何了嗎？」

皇叔又如何，不過只是個口頭稱呼，她耍小心思，他便奉陪，她既然敢勾他，他欺上前了又如何？他倒要看看她這個倔強的性子，那張倔強的小嘴能撐到什麼時候。

「要不要我再清楚告訴妳一回？」沈滄鈺黑眸中有兩簇不知名的火跳躍，臉又湊近她。

挽夏一個激靈，終於完全清醒，想往後躲才發現自己居然坐在缸上，只得忙錯開頭，溫熱的唇便擦過她臉頰。她趁機用手圈住他的脖子，臉也埋在他頸脖間，不讓他再有機可乘。

「我清楚了，你冷靜些！」挽夏想到剛才他彷彿要把自己往死裡親的舉動，就心有餘悸。她的唇都發麻了，舌尖也酸酸疼疼的，她從來不知道他這麼具侵略性，她後悔自己與他較勁，這樣撩他了。

沈滄鈺這會想冷靜也要冷靜不下來了。她將他圈得那麼緊，青澀的身子緊緊貼著自己，香軟醉人，他怎麼可能冷靜得下來！

「凌挽夏……」他艱難的從口中吐出三個字。

挽夏被他低低的聲音嚇得直哆嗦，更是不敢鬆手，又收緊手臂。

沈滄鈺被她再次貼緊折磨得眼都要發紅，再也忍不住道：「凌挽夏，妳真要逼我做出什麼糟糕的事來，妳就繼續抱著！」

那種要把人拆吃入腹的狠話終於讓挽夏明白自己的舉動有多危險，低低啊的一聲就急忙鬆了手，可她忘記自己所處何處，鬆開手後身子便往水裡摔。

好在沈滄鈺眼明手快，一把撈住她將她帶回地面。

挽夏腳沾地就忙往後退，像是被刺扎到一樣。

沈滄鈺冷眼看她的反應，「妳現在倒是會躲了。」

挽夏臉紅得能滴血，半天才結巴的說：「你、你……」她現在才十二歲，他居然會……挽夏不敢再多想情動二字。

沈滄鈺大步跨上前，一手拉住還要往後退的她，一手抬高了她的下巴與自己對視，「所以妳不要再輕易用這種辦法激怒我，我未必每次都能控制住自己！」

挽夏是真有點怕了，前世她都不太能承受……

在她眼底看到退卻，沈滄鈺鬆開她。知道怕就好，省得她以後再一口一個七皇叔的喊自己，雖然不在乎這個身分，但一想到她是故意為之就會壓制不住怒火。

沈滄鈺鬆開她後視線掠過她紅腫的唇，「妳歇著吧。」話落快速離開。